



中国经典名著

三宝太监西洋记

(五)

〔明〕罗懋登 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目 录

- 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请三仙 三大仙各显仙术 1
- 第六十八回 元帅收服金眼国 元帅兵阻红罗山 . . . 13
- 第六十九回 黄凤仙扮观世音 黄凤仙战三大仙 . . . 25
- 第七十回 凤仙斩金角大仙 国师点大仙本相 37
- 第七十一回 国师收银角大仙 天师擒鹿皮大仙 . . . 49
- 第七十二回 吸葛刺富而有礼 木骨都险而难服 . . . 62
- 第七十三回 佗罗尊者先试法 碧峰长老慢逞能 . . . 75
- 第七十四回 佗罗尊者求师父 饶钹长老下云山 . . . 87
- 第七十五回 番禅师飞钹取头 唐状元中箭取和 . . 100
- 第七十六回 关元帅掸师叙旧 金碧峰禅师斗变 . . 112
- 第七十七回 王尚书计收禅师 木骨国拜进降表 . . 124
- 第七十八回 宝船经过刺撒国 宝船经过祖法国 . . 136
- 第七十九回 宝船经过忽鲁谟 宝船兵阻银眼国 . . 150
- 第八十回 番王宠任百里雁 王爷计擒百里雁 163
- 第八十一回 百夫人为夫报仇 王克新计取铃索 . . 175
- 第八十二回 百夫人堕地身死 引仙师念旧来援 . . 188
- 第八十三回 王克新两番铁笛 地里鬼八拜王明 . . 201

第六十七回 金眼王敦请三仙 三大仙各显仙术

诗曰：

一将功成破百夷，旄头星落大荒西。
千年丰草凄寒寨，万里长风息鼓鞞。
虎阵背开清海曲，龙旗面掣黑云低。
只今谩数嫖姚事，大树犹闻铁马嘶。

此时已是四更左侧，陈都督提来三太子的首级，各将提了各人取的番兵首级，也有水军头目的首级，一齐献上元帅。元帅道：“天师之算，诸将之功。”纪功颁赏，各各有差。元帅道：“三太子的头到在这里，只是怎么不见哈驸马的头哩？”众官道：“黑夜中间，一时分别不得，不知逃走到那里去了？”到了天明，只见游击大将军黄彪提了一颗首级，掷于帐下。

未及开口，众将官都站在帐前，都认得是哈驸马的首级。元帅道：“可真是他的么？”黄游击道：“果是他的。”元帅道：

“你在那里得他的来。”黄游击道：“是末将今早之时，巡哨海口子两边崖上。只见水关上一伙番兵，拥着一员番将。番兵请那番将上船，那番将坚执不肯上船。是末将近前去问他一个端的，原来那员番将就是驸马哈里虎，那些番兵都是城里面走出来的救兵。怎么哈里虎站在那里？只因夜来火烧之际，他无计可施，擗在水中间，慢慢的走到港里面芦苇丛里。到了今日天明，救兵都到，都请



他上船进关而去。他不肯去，说道：‘我夜来亲承国王钧令，保护三太子前来，也只指望一战成功，君臣有益。那晓得皇天不佑我国，致使我们这一败涂地。一只船也不见，一个人影儿也不归。哎，好凄惨也！今日连三太子都死于南人之手，不得生还。三太子既死，我岂可独生。罢了！罢了！这个水就是我的对头了。’一下子望水里一跳。众人一把扯住了他，他说道：‘你们不要扯我，只是回去之时，多多的拜上国王爷爷。我枉受了朝廷的高爵厚禄。食人之禄，不能分人之忧；乘人之马，不能济人之难。深负国恩，死而无怨，惶愧！惶愧！’一下子望水里又是一跳。众人一把又扯住了他。

他又说道：‘你们再不要扯住我。我无疑的是死，只你们回去见了国王爷爷，劝他务要起倾国之兵，替我二人报仇，不可降他，致令我们死不瞑目。’一下子望水里又是一跳。众人一把又扯住了他。他又说道：‘你们怎么又扯住我？我终不然有个再生之理？只你们回去之时，拜上国王爷爷，若要报仇，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界上有个红罗山，山上有三个异样的好人：

一个叫做金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银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鹿皮大仙。

三个人都是一样的法术通玄，变化莫测，人人都晓得他是个世上活神仙。若得这三个人肯来扶助社稷，……’道犹未了，一下子望水里一跳。众人因他话语未终，故此不曾堤防得他，他却就跳在水里去了，三魂归水府，七魄返泉宫。未将因见他有这一段忠义处，故此不曾威逼于他，尽他自尽了，却才取过他的首级，来见元帅。”元帅道：



“‘太子为子死孝，哈里虎为臣死忠。夷狄之国，有此忠孝之士，我们堂堂中国，到反不如他。故此孔夫子说道‘夷狄之有君，不似诸夏之无也’。”即时分付旗牌官，把这两颗头依礼合葬，俱葬以大夫之礼。安葬已毕，又竖一道石碑，放在他的坟前。碑上打着一行大字，说道：“西洋金眼国忠孝之墓。”碑之阴面，王爷又题了四句诗，，镌刻在上面。说道：“太子见危能授命，为臣驸马致其身。世间好事惟忠孝，一报君恩一报亲。”却说金眼国一班救兵，看见哈驸马溺水身亡，一直奔到朝堂之上，大哭起来。番王吃了好一惊，说道：“你们哭些甚么？”众军道：“夜来一阵，我们军人船只俱化做了一堆火灰。”番王道：“三太子何如？”众军道：“三太子也在灰里面。”番王听见这句话儿，身子往后一仰，就跌在胡床之上，三魂渺渺，七魄茫茫，不省得一些人事。文武将官一齐的走上前去，扶将起来。过了半晌，方才苏醒，却问道：“哈里虎在那里？”众官道：“哈驸马已自走到水关上来了。听见三太子身死，他就不忍独生，溺水而死。”番王又听见哈里虎身死，如失左右手一般，放声大哭。哭了一会，却才说道：“哀哉驸马！痛哉吾儿！你两个人一个死忠，一个死孝，倒做得好人去了，止丢得我一个老身在这里：生无益于当时，死无闻于后世。不如也寻个自尽罢！”道犹未了，一手掣过一把刀来，就要自杀。

左右头目连忙抱住他的头，夺下他的刀，劝说道：“人死不可复生，兵败可以再胜。我王为一国之主。一国的黎民生命所关。

只宜善保龙体，理会国家大事，岂可下同匹夫匹妇，



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！”番王咬牙切齿，说道：“我与南朝冤深万丈，怨结千重。

斩吾大将，杀吾爱子，损吾娇客，残吾生灵。此恨悠悠，当入骨髓。我又何颜自立于天地之间！”众军道：“国王爷爷，你须自宽自解。哈驸马多多拜上我王，说道他两个身死之后，要爷爷起倾国之兵，给他复仇，不可唾手投降，致令他两个死不瞑目！”番王道：“疾风知劲草，世乱识忠臣。我非不知复仇，争奈我今日有事之秋，满朝朱紫贵，就没有半个儿和我分忧的。”众军道：“这个倒不消责备列位老爷。哈驸马临死之时也曾说来，说道：‘若要复仇，空手不得前去。吸葛刺国界上有一座红罗山，山上有三个活神仙：一个叫做金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银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鹿皮大仙。须要去请下这三位大仙，方才是个赢手。’”番王听知这两句好话，如醉初醒，似梦初觉，说道：“既然有这些高人，可作速差下那一员官去宣他进朝。”只见左边执班头目萧咤哈说道：“不可！不可！”番王大怒，说道：“当原日南兵一到之时，就是你叫‘不要！不可！’致使到今不利，怎么今日你又来说‘不可’？”萧咤哈说道：“我王息怒，听微臣诉来。自古用兵之家，知彼知己，百战百胜。

臣观南朝那一班将官，足智多谋，沉酣韬略。更兼那两个异人，神通广大，道术精微。太子虽然武艺高强，不是他的对手，哈驸马愈加不在话下。故此一败涂地，身死国亡。这如今满朝文武，都不是个畅晓兵机之人，只要靠着甚么神仙和他厮杀，岂有个做神仙的肯来厮杀，肯来帮人为不善？这又是画虎不成反类狗也！故此老臣说道：不



可！不可！’”番王大怒，叫刀斧手过来：“这个老贼是私通外国之人，推他下去，砍了他的头！”满朝文武百官看见番王发怒，要杀左执班，没奈何都来保救，都说道：“太子、驸马新亡之后不可又杀大臣，恐于国家军务有些不利。”番王生怕不利于军务，只得转怒停嗔，说道：“把他权寄在监里，待功成之日，处斩未迟。”军令已出，谁敢有违，即时把个萧啞哈寄在监里。

监禁官回封已毕。番王道：“满朝的官，岂可就没有个肯去的？”各官又都是面面相觑，不做个声。只有右边执班头目萧啞（口稟）说道：“此莫非王事，悉凭我王差着那个就是。”萧啞（口稟）这句话儿，分明要在番王面前讨个好。那晓得番王就是热粘皮，说道：“既是差着就是，我这里差着你罢。”萧啞（口稟）看见了番王差着他，他索性做个好汉，说道：

“小臣忝居辅弼，受国厚恩，今日不幸当国家板荡之时，小臣焉敢袖手坐视。既蒙差遣，小臣就行。”番王道：“你快去宣取他来，寡人自有重用。”萧啞（口稟）道：“那三位神仙，不是凡人等辈，以礼聘他，尤恐他不肯轻身就来，怎么宣召得他动哩？”番王道：“既是不可宣召，却怎么请他？”萧啞（口稟）说道：“我王须要修下国书一封，道达平素的殷勤敬慕之意。又须要备办下些礼仪币帛，以表三聘之诚。小臣赍了书，捧了币帛，到他山中再三敦请他一番，方才可以请得他下来。”番王道：“老卿这言，深为有理。不然，险些儿反得罪于这些神仙，做成一个画饼充饥了。”即时修书一道，土仪币帛各色，成文交与萧啞（口稟）。萧啞（口稟）拜辞而行。临行之时，



又叮嘱番王道：“关门要紧，须则多备些擂木炮石，紧守着他，不可再与南兵厮杀。水门要紧，须则多摆些海鳅船只守住着他，不可轻自开放。”番王道：“这个寡人自有斟酌，你只管放心前行。”萧咤（口稟）辞了番王之后，带着从者，早行夜住，饥餐渴饮，不觉的行了半月有余，却才到得一个山下。萧咤（口稟）心里想道：“来了这些日期，才能够看见这个山，这个山敢就是他么？欲待说他是，又恐不是；欲待说他不是，又恐错过了这个山头。”正在迟疑之际，只见一个小小的娃娃，赶着一群的锦羊，漫山温岭而来；那娃娃低着头，自由自在手里敲着两根简板，口里唱说道：“自小看羊度几春，相逢谁是不平人。

浮云世事多翻覆，一笑何须认假真。”萧咤（口稟）听见这四句诗，心上老大的惊异，说道：“这等一个娃娃，唱出这等的四句诗来，这岂是个尘凡之辈。且待我近前去问他一声，便知端的。”好个萧咤（口稟），走近前去，叫一声道：“小哥哥，见礼了。”那娃娃原是个低着头在那里走的，猛空里叫上一声，他反吃了一吓，随口喝上一声：

“畜生那里走！”这分明是骂萧咤（口稟）“畜生那里走”，那些羊只说是喝他们“畜生那里走”，一个个都站着，即时间都变做了一块白石头，只见一山的白石头。萧咤（口稟）心里想道：“昔日初平叱石为羊，今日这个娃娃化羊为石，这却不就是个神仙？”扯着他倒头便拜。娃娃道：“你这个人有些傻气么？拜我做甚么？”萧咤（口稟）说道：“大仙，弟子不敢烦渎，只是借问这个山，敢是个红罗山么？”娃娃说道：“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在这里，



天为罗帐地为毡，日月星辰伴我眠。

青衫白苎浑闲事，那晓得甚么红罗歪事缠。”萧咄(口禀)又说道：“大仙既是不晓得这个山，可晓得山上有三个神仙：一个金角大仙，一个银角大仙，一个鹿皮大仙，都在这里么？”那娃娃道：“我们不晓得，我们只晓得一鞭一马一人骑，两字双关总不提。纵是同行我师在，春风几度浴乎沂。”道犹未了，早已不见了这个娃娃。萧咄(口禀)仔细打一看时，连一山的白石头都不见了。萧咄(口禀)心上却明白得来。怎么明白得来？这娃娃虽说是晓不得红罗山，“青衫白苎”，却不是红罗之对？虽说是晓不得三位神仙，“同行我师”，却不是三人的字眼？这一定是了，再不可错过。即时叫过从者，竟直走上山去。到了山上，起头一望，果然不是个等闲之山。

只见：云锁岩巔，雾萦山麓。望着颤巍巍几条鸟道，险若登山；傍那碧澄澄万丈龙潭，下临无地。偏生松柏，不长荆榛。时看野鹿衔芝，那有山禽啄果。数椽茅层，门虽设而常关；一对丹炉，火不然而自热。十洲三岛，休夸胜地不常；阆苑蓬莱，果是盛筵难再。分明仙子修真地，岂比寻常百姓家。

萧咄(口禀)观之不足，玩之有余，心里想道：“此真神仙境界，说甚么蓬莱、阆苑、三岛、十洲。”再行几里，远远的望见一座石门。萧咄(口禀)心上越发欢喜，说道：“有了石门，不愁仙洞。”却又趲行几里，到了石门之下，只见石门下有两个娃子。一个把块石头枕着头，眠在绿莎茵上；一个一手牵着一只鹤，两手就牵着一双，教他这等样儿舞，那等样儿舞，自由自在耍子哩。



萧咄（口禀）初到他的仙山，不敢造次，站了一会。这两个娃子只作不知。又站了一会，萧咄（口禀）起近前去，叫声道：“仙童哥，仙山可是个红罗山么？”那两个娃子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又过了一会，萧咄（口禀）又叫道：“仙童哥，你这仙洞里面可有三位老爷么？”那两个娃子还是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又过了一会，萧咄（口禀）叫声道：“二位仙童哥，你可是洞里老爷的高徒么？”那两个娃子又是这等眠的眠，耍的耍，不来答应。萧咄（口禀）连问了两三次，两个娃子没有一个做声，心上老大吃恼，却又不好开言。

只有跟随的一个老儿，年纪虽老，胆壮心雄，他看见那两个娃子左不答应，右不答应，他就怒从心上起，喝声道：“哇！你是甚么天聋么？你是甚么地哑么？有问则对，怎么一个人以礼问你，你通然不理睬着？”天下的事，善化不足，恶化有余，转是这个老者发作他一顿，偏然就好。只见那个睡着的娃子，一毂碌爬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们是那里来的？为甚么事问着山？为甚么事问着老爷？为甚么事问着徒弟？为甚么事大惊小怪？唬吓那个不断？”萧咄（口禀）巴不得他开口，连忙的走向前去，尽一个礼，陪一个小心，说道：“实不相瞒仙童哥所说，在下不足是金眼国国王驾下右执班大头目萧咄（口禀）的便是。特奉我王差遣，赍下一封国书，更兼土仪表里，轻造仙山，相拜你三位仙长。未敢擅便，故此借问这等两次三番。”仙童道：“我师父是个隐居避世之人，怎么又与人相见。”萧咄（口禀）道：“只念我学生不远千里而来，不胜登山涉水之苦。今日幸到仙山，岂可空手回去。万望仙童哥和



我通报一声，见不见凭任令师罢。”仙童道：“既如此，请站一会儿。

待我进去禀知师父，看他何如。”好仙童，连忙的走进洞里面，禀说道：“门外有一员官长，自称金眼国国王驾下右执班大头目，带了几个从者，赍了一封国书，更兼有好些土仪表里，来见三位老师父。未敢擅便，叫徒弟先来禀知一声。”金角大仙说道：“我们避世离群之人，那里又与他厮见？你去辞了他罢。”仙童说道：“徒弟已经辞他来。他说道：‘只念他不远千里而来，不胜登山涉水之苦。

今日幸到这里，岂可空自回去？’故此央浼徒弟特来相禀。”银角大仙说道：“君子不为已甚。既是他来意殷勤，不免请他进来相见罢。”仙童听知二师父说道：“请他进来相见罢”，就一路的飞拳飞脚，跑将出来，连声叫道：“请进！请进！”萧咤（口禀）不胜之喜，捩着衣裳就走。那随行的老者肚里还有些烟，一边跑路，一边说道：“仙童哥，仙童哥！”仙童说道：“你又叫我做甚么？”老者道：“你那个师弟，你还劝他再读几年书来。”仙童道：“怎么再读几年书来”老者道：“他肚子里不曾读得有书，要教甚么鹤？”仙童道：“你还有所不知，我那师弟倒是个积年教学的人。”老者说道：“既是积年教“鹤”的人，怎么这等娃子气？”萧咤（口禀）听见，说道：“讲甚么闲谈，且管走路。”一直走到洞里，见了三位大仙，萧咤（口禀）不敢怠慢，扯着就一连磕了二三十个头。三仙说道：“尊客远来，不消行这个大礼，请坐。”萧咤（口禀）不敢坐，即时奉上国书。三仙拆封读之，书曰：



金眼国国王莫古未伊失谨再拜奉书于金角、银角、鹿皮三位仙翁位下；寡人夙仰仙风，宜以身授命之日久矣。奈尘缘木断，国事助勒。近者不幸，更被南兵侵扰，变起门庭，祸延骨肉。先生慈悲度世，闻之谅为恻然。礼当躬来请谒，敌兵压境，身与士卒，厉兵秣马，晷刻不遑，是用斋沐逾时，特遣右执班萧哒（口稟）赍不腆之仪，仰望仙坛，恭伸哀恳。愿怜辙鱼之穷，勉策鹤轩而至。拥篲国门，翘首不尽！三仙读书已毕，说道：“重辱致书，已领眷注。这个礼物请先生收回，不敢受。”萧哒（口稟）说道：“不腆之仪，仰祈海纳。”金角大仙说道：“这个礼物再不必讲他。只还有一件，贫道兄弟们，都是个懒散废弃之人，逃名山野，苟毕余生，那里晓得甚么用兵作战之机，治国安民之术？你国王此举，误矣！误矣！”萧哒（口稟）连忙的磕上两个头，说道：“三位仙翁玄风妙术，遐迩传闻。今幸鹤驭，临莅于兹，是上天哀我下国，借以福星照之。故此远来相浼，幸勿见拒，万万！”银角大仙说道：“萧右丞，你岂不知道仁者大事小，智者小事大。

你国中既是被兵，审己量力，择而行之，怎么直要贫道兄弟们去和他厮杀？”萧哒（口稟）说道：“南兵势大如山，虐焰似火。若是三位大仙不肯俯赐扶持，我一国军民，只在早晚间皆成灰烬。倘可以讲和，不知几时与他了！怎么肯送了个太子残生，驸马微命？今日只是没奈何，特为相浼。”鹿皮大仙说道：“既是你国中有这等大难，我贫道兄弟们久乐山林，其实的不堪奉驱使。你莫若再到别处去访问一个高士。哀浼他扶持一番，岂不美也！”萧哒（口稟）说道：“当今之时，若论高士，再无有能出三



位仙丈之右者。”道犹未了，双膝跪着，又说道：“若是三位仙长坚意不行，我无颜再见我的国王，情愿死在仙境之上罢了。”你看他两泪双流，牵扯不断。哭了一会又说，说了一会又哭。说得恳切，哭得哀恸。三位大仙都一时心动，齐齐的走上前来，扶起萧咤（口稟），说道：“萧后丞真是个忠臣义士，举世无双。我们本是不管闲事，只不奈你这个忠义何！也罢，和你走一次罢。”萧咤（口稟）却又奉上土仪礼物。金角大仙说道：“既是你们来意至诚，不敢不受。”吩咐仙童们即时收下。萧咤（口稟）请行。大仙道：“丞相请先行一步。贫道兄弟们不久就来也。”萧咤（口稟）拜谢先行。

回到本国，见了番王，把三位大仙的始末，都说了一遍，番王大喜。却说三位大仙吩咐了洞中大小徒弟，又各将自己所用的物件，细细的收拾安排，各跨了各人的脚力。还是个甚么脚力？金角大仙骑一只金丝犬，银角大仙骑一只玉面狸，鹿皮大仙骑一只双飞福祿。各显神通，不上顷刻之间，一阵清风，早已到了金眼国的地界上，落下云头，竟进接天关里。

萧咤（口稟）望见是个三位大仙，即时飞报番王。番王选遣一班文武出关远接，次二亲自下阶迎接。接上金銮宝殿，两家相见。相见已毕，分宾主坐。坐定致茶，茶罢叙话。番王道：“寡人承先世基业，惭无厚德，可以守邦。不幸敌国无故见侵。

今得三位仙丈俨然降临，非独寡人之幸，实一国军民之幸也！”三位大仙躬身答礼，说道：“贫道兄弟们无甚大才，过蒙上位厚聘。愿尽展胸所学，以敌南朝，以报知



遇。”番王大喜，即时安排筵宴，与三位大仙接风。酒至数巡，彼此情洽。番王叫过些衍衍来，踏番歌，唱番曲。干娇百媚，对舞双飞，劝三位大仙饮酒。三位大仙说道：“这个女乐请撤了罢。”番王看见三仙不喜女乐，又叫过一班文官来，雍容揖逊，各劝几行。

又叫过一班武将来，抡枪耍刀，跌脚飞拳，各逞各人武艺，劝三位大仙饮酒，又饮又行。

金角大仙说道：“贵国中文官可以把笔，武将可以持刀，怎么连败于南兵，把太子、驸马的命都送了？敢是南朝的战将多么？”番王道：“南朝战将虽多，敝国中也有能战之士。所不及他的去所，只因他那里有个道士，是个甚么龙虎山姓张，官封引化真人，能驱神遣将，唤雨呼风。这个还自可得，还有一个和尚，叫做甚么金碧峰长老。这个人越发不是等闲之辈，能拆天补地，搅海翻江，袖围乾坤，怀揣日月。南兵来下西洋，一连取了一二十个国，都仗着此二人之力。敝国做不得他的对头，故此远来恳求三位仙长。”金角大仙微微的笑了一笑，说道：“今番上位只管放心了，贫道们既不下山，便自罢休。今日既到了大国中，一定要与他大做一场，决不教他恁的施展。”番王道：“多谢，多谢！”银角大仙说道：“上位，你只知道他们的手段，不曾看见我们的设施。我们试一试儿你看着。”番王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”鹿皮大仙说道：“师兄之言，深为有理。请试一试儿何如。”毕竟不知这一试还是个甚么设施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第六十八回 元帅收服金眼国 元帅兵阻红罗山

诗曰：

山门云拥金涂丽，谷口花飞宝篆香。

万里指挥龙一顾，九霄来往鹤双翔。

星宣丹髓真能觅，石室玄文定有藏。

愿救余生豁金眼，带来五福锡时康。

却说鹿皮大仙说道：“二位师兄之言，深为有理。请当面试一试儿，看是怎么？”道犹未了，金角大仙离了筵席，站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们借你的丹墀里试一手段，你却不可吃惊。”番王道：“正愿情教。”金角大仙走到丹墀里面，一个筋头，翻将过来。却就除了头上的九龙冠，脱了身上的七星袍，一手掣过一口刀，照着颈项底下猛空里一磨，把自家一个头磨将下来。左手提着刀，右手提着头，望空一撇，撇在半天之上。只见那颗头在半天之上悠悠荡荡，从从容容，就象一个鸟雀儿回翔审视的样子，这个身子站在丹墀里，动也不动。一会儿，一个头吊将下来，可的斗在颈项脖子上，半点不差！金角大仙把身子一抖，一个筋斗，依旧是戴了九龙冠，穿了七星袍。走上殿来，问说道：“王上，你看贫道这等一个样子，可拿得南朝那个金碧峰么？可拿得南朝那个张真人么？”番王连声叫道：“不敢！不敢！真好神仙也！从此后寡人贴席安眠，不怕南人矣！”道犹未了，只见银角大仙离了席面，走到丹墀里，跳上一个飞脚，一下子就吊了个抢风一字巾，脱



了个二十四气皂罗袍，取出一件兵器来。只有三寸来阔，却有二尺来长，弯不弯，直不直，如乙字之样。拿起来照头上一撇，一撇撇在半空里面，喝声道：“变！”只见那件兵器一变十，十变百，即时间就变做一百口飞刀，飞的响响的响。一口口都插到他自己身上，自己一个身子就象一座刀山的样儿。一会儿，把个身子一抖，一口口的又吊下地上来，身上没有半点伤痕。再喝声道：“变！”那一百口刀还变做那件兵器。银角大仙却又跳上一个飞脚，依旧的戴了抢风一字巾，依旧的穿了二十四气皂罗袍。走一殿来，问说道：“贫道的小术，可拿得南朝那个金碧峰么？可拿得南朝那个张真人么？”番王不胜之喜，说道：“够了！够了！但不知先生这件兵器，可有个名字没有？若有个名字，还求见教一番。”银角大仙说道：“这个兵器千变万化，不可端倪。

凭你的意思，要变甚么，就变做个甚么。所变之物，无不如意，故此他名字就叫做如意钩。”番王道：“原来天地间有如此宝贝，寡人不是幸遇三位大仙，却不虚生了这一世？”道犹未了，鹿皮大仙离了筵席，走到丹墀里面，也不除下巾来，也不脱下衣服，慢腾腾地到袖儿里面取出一个小小的葫芦来，拿起个葫芦，放到嘴上吹上一口气，只见葫芦里面突出一把三寸来长的小伞来：铜骨子、金皮纸、铁伞柄。鹿皮大仙接在手里撑一撑，喝声：“变！”一会儿，就有一丈来长，七尺来大，拿起来望空一撇，撇在虚空里面，没头没脑，遮天遮地，连天也不知在那里！连日光也不知在那里！购购的一声响，吊将下来，就把两班文武并大小守护的番兵，一收都收在伞里面去了。



番王看见，吃了一大惊，说道：“足见先生的道术了，望乞放在这些众人来，恐有疏失，反为不便。”鹿皮大仙说道：

“王上休要吃惊，贫道即当送过这些人来还你。”道犹未了，把个伞望空又是一撇，撇在半空里面，一声的响，那些文武百官、大小番兵，一个个慢慢的吊将下来。番王看见好一慌，连忙的叫道：“先生！先生！却不跌坏了这些官僚军士么？”鹿皮大仙还要在这里卖弄，偏不慌不忙，取出一条白绫手帕来，吹上一口气，即时间变做无数的白云，堆打堆的，只见那些文武百官、大小番兵，都站在白云上面。鹿皮大仙把手一招，一阵香风吹过，一个个的落到地上来，正没有半个损坏，番王大惊，又问说道：“先生，这个宝贝诚希世之奇珍，可也有个名字么？”鹿皮大仙说道：“有个名字。”番王道：“请教一番是何如？”鹿皮大仙道：“这个宝贝也说不尽的神通，只说收之不盈一掬，放之则遮天地，故此名字就叫做庶天盖。”番王说道：“妙哉！妙哉！”依旧请三位大仙上席开怀畅饮，直至夜半才散。

到了明日早上，三位大仙收拾上关，共议退兵之策。只见关外早有个探事的塘报，报到宝船上来，说道：“接天关外新添了三个道士，都足甚么红罗山上请来的。一个叫做金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银角大仙，一个叫做鹿皮大仙。三个大仙一齐的说道，要与我南朝比试手段，要与我南朝见个输赢。”二位元帅心上就有些不宽快，说道：“我只道杀了三太子，死了哈里虎，这个金眼国可唾手而得，那晓得又出下这等一班道士来！这一班道士不至紧，一定又

